資治通鑑/卷2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

► 卷二百七十六

起柔兆閹茂四月，盡強圉大淵獻六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5卷

【後唐紀四】　起柔兆閹茂四月，盡強圉大淵獻六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天成元年（丙戌，公元九二六年）

夏，四月，丁亥朔，嚴辦將發，騎兵陳於宣仁門外，步兵陳於五鳳門外。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，欲奉之以作亂，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，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。帝方食，聞變，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，逐亂兵出門，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，帝遣中使急召之，欲與同擊賊；守殷不至，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。亂兵焚興教門，緣城而入，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，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、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。俄而帝為流矢所中，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，至絳霄廡下，抽矢，渴懣求水，皇后不自省視，遣宦者進酪，須臾，帝殂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，左右皆散，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屍而焚之。彥卿，存審之子；福進、全斌放皆太原人也。劉後囊金寶繫馬鞍，與申王存孋及李紹榮引七百騎，焚喜慶殿，自師子門出走。通王存確、雅王存紀奔南山。宮人多逃散，朱守殷入宮，選宮人三十餘人，各令自取樂器珍玩，內於其家。於是諸軍大掠都城。是日，李嗣源至罌子谷，聞之，慟哭，謂諸將曰：「主上素得士心，正為群小蔽惑至此，今吾將安歸乎！」戊子，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，以「京城大

亂，諸軍焚掠不已，願亟來救之！」乙丑，嗣源入洛陽，止於私第，禁焚掠，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。嗣源之入鄴也，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，莊宗撫之流涕。至是，益自縛請罪；嗣源曰：「樂為臣盡節，又何罪也！」使復其職。嗣源謂朱守殷曰：「公善巡徼，以待魏王。淑妃、德妃在宮，供給尤宜豐備。吾俟山陵畢，社稷有奉，則歸藩為國家扞御北方耳。」是日，豆盧革帥百官上箋勸進，嗣源面諭之曰：「吾奉詔討賊，不幸部曲叛散；欲入朝自訴，又為紹榮所隔，披猖至此。吾本無他心，諸群遽爾見推，殊非相悉，願勿言也！」革等固請，嗣源不許。

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，從兵稍散；庚寅，至平陸，止餘數騎，為人所執，折足送洛陽。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。

辛卯，魏王繼岌至興平，聞洛陽亂，復引兵而西，謀保據鳳翔。

向延嗣至鳳翔，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。

初，莊宗命呂、鄭二內養在晉陽，一監兵，一監倉庫，自留守張憲以以下皆承應不暇。及鄴都有變，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。彥超，彥卿之兄也。莊宗既殂，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，憲曰：「吾一書生，自布衣至服金紫，皆出先帝之恩，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！」昭遠泣曰：「此古人所行，公能行之，忠義不朽矣。」有李存沼者，莊宗之近屬，自洛陽奔晉陽，矯傳莊宗之命，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，據晉陽拒守。彥超知之，密告憲，欲先圖之。憲曰：「僕受先帝厚恩，不忍為此。徇義而不免於禍，乃天也。」彥超謀未決，壬辰夜，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，因大掠達旦。憲聞變，出奔忻州。會嗣源移書至，彥超號令士卒，城中始安，遂權知太原軍府。

百官三箋請嗣源監國，嗣源乃許之。甲午，入居興聖宮，始受百官班見。下令稱教，百官稱之曰殿下。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，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，監國曰：「奚用此為！」對曰：「宮中職掌不可闕也。」監國曰：「宮中職掌宜諳故事，此輩安知！」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，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，無親戚者任其所適。蜀中所送宮人亦准此。

乙未，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，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。延朗，開封人也，仕梁為租庸吏，性纖巧，善事權要，以女妻重誨之子，故重誨引之。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。通王存確、雅王存紀匿民間，或密告安重誨，重誨與李紹真謀曰：「今殿下既監國典喪，諸

王宜早為之所，以壹人心。殿下性慈，不可以聞。」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。後月餘，監國乃聞之，切責重誨，傷惜久之。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，在道與存渥私通。存渥至晉陽，李彥超不納，走至鳳谷，為其下所殺。明日，永王存霸亦至晉陽，從兵逃散俱盡，存霸削髮、僧服謁李彥超，「願為山僧，幸垂庇護。」軍士爭欲殺之，彥超曰：「六相公來，當奏取進止。」軍士不聽，殺之於府門碑下。劉皇后為尼於晉陽，監國使人就殺之。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、繼潼、繼蟾繼嶢，遭亂皆不知所終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，居於晉陽。

徐溫、高季興聞莊宗遇弒，益重嚴可求、梁震。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，使掌書記。季興大治戰艦，欲攻楚，光憲諫曰：「荊南亂離之後，賴公休息士民，始有生意。若又與楚國交惡，他國乘吾之弊，良可憂也。」季興乃止。

戊戌，李紹榮至洛陽，監國責之曰：「吾何負於爾，而殺吾兒！」紹榮瞋目直視曰：「先帝何負於爾？」遂斬之，復其姓名曰元行欽。

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，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；己亥，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。

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裡，許之。李紹真屢薦孔循之才，庚子，以循為樞密副使。李紹宏請複姓馬。監國下教，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，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，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，依舊為鹽鐵、戶部、度支三司，委宰相一人專判。又罷諸道監軍使；以莊宗由宦官亡國，命諸道盡殺之。

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，宦者李從襲曰：「禍福未可知，退不如進，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。」繼岌從之。還，至渭水，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；循水浮渡，是日至渭南，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。從襲謂繼岌曰：「時事已去，王宜自圖。」繼岌徘徊流涕，乃自伏於床，命僕夫李環縊殺之。任圜代將其眾而東。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，軍士皆無異言。先是，監國命所親李沖為華州都監，應接西師。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；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，沖殺之，並屠其家；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。彥鎔泣訴於安重誨，重誨遣彥鎔還鎮，召沖歸朝。自監國入洛，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。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、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，欲殺之。安重誨謂紹真曰：「溫、段罪惡皆在梁朝，今殿下新平內難，冀安萬國，豈專為公報仇邪！」紹真由是稍沮。辛丑，監國教，李紹沖、紹欽複姓名為溫韜、段凝，並放歸田裡。

壬寅，以孔循為樞密使。

有司議即位禮。李紹真、孔循以為唐運已盡，宜自建國號。監國問左右：「何謂國號？」對曰：「先帝賜姓于唐，為唐復仇，繼昭宗後，故稱唐。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。」監國曰：「吾年十三事獻祖，獻祖以吾宗屬，視吾猶子。又事武皇垂三十年，先帝垂二十年，經綸攻戰，未嘗不預；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，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，安有同家而異國乎！」令執政更議。吏部尚書李琪曰：「若改國號，則先帝遂為路人，梓宮安所托乎！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，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！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，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。」眾從之。丙午，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，服斬衰，於柩前即皇帝位，百官縞素。既而御衮冕受冊，百官吉服稱賀。

戊申，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。

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；庚戌，賜憲死。

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，明宗慰撫之，各令還營。

甲寅，大赦，改元。量留後宮百人，宦官三十人，教坊百人，鷹坊二十人，御廚五十人，自餘任從所適。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。分遣諸軍就食近畿，以省饋運。除夏、秋稅省耗。節度、防禦等使，正、至、端午、降誕四節聽貢奉，毋得斂百姓；刺史以下不得貢奉。選入先遭塗毀文書者，令三銓止除詐偽，餘復舊規。

五月，丙辰朔，以太子賓客鄭玨、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；圜仍判三司。圜憂公如家，簡拔賢俊，杜絕僥倖，期年之間，府庫充實，軍民皆足，朝綱粗立。圜每以天下為己任，由是安重誨忌之。武寧節度使李紹真、忠武節度使李紹瓊、貝州刺吏李紹英、齊州防禦使李紹虔、河陽節度使李紹奇、洺州刺史李紹能，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、萇從簡、房知溫、王晏球、夏魯奇、米君立，許之。從簡，陳州人也。晏球本王氏子，畜於杜氏，故請複姓王。

丁已，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，五日一赴內殿起居。

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，或落髮為僧，至晉陽者七十餘人，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。從溫，帝之侄也。

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，壬戌，以金全為振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丙寅，趙在禮請帝幸鄴都。戊辰，以在禮為義成節度使；辭以軍情未聽，不赴鎮。

李彥超入朝，帝曰：「河東無虞，爾之力也。」庚午，以為建雄留後。

甲戌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。

帝目不知書，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，重誨亦不能盡通，乃奏稱：「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，得典樞機，今事粗能曉知，至於古事，非臣所及。願仿前朝侍講、侍讀、近代直崇政、樞密院，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，以備應對。」乃置端明殿學士，乙亥，以翰林學士馮道、趙鳳為之。

丙子，聽郭崇韜歸葬，復朱友謙宮爵；兩家貨財田宅，前籍沒者皆歸之。

戊寅，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。重誨以襄陽要地，不可乏帥，無宜兼領，固辭；許之。

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。六月，丁酉，出城，復還，作亂，焚掠坊市，殺權知州、推官高逖。逼馬步都指揮使、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，彥饒曰：「汝欲吾為帥，當用吾命，禁止焚掠。」眾從之。己亥旦，彥饒伏甲於室，諸將入賀，彥饒曰：「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。」遂執張諫等四人，斬之。其黨張審瓊帥眾大噪於建國門，彥饒勒兵擊之，盡誅其眾四百人，軍、州始定。即日，以軍、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，具以狀聞。庚子，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，收為亂者三千家，悉誅之。彥饒，彥超之弟也。

蜀百官至洛陽，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：「國亡至此，生不如死！」不食而卒。以平章事王鎔等為諸州府刺史、少尹、判官、司馬，亦有復歸蜀者。

辛丑，滑州都指揮使於可洪等縱火作亂，攻魏博戍兵三指揮，逐出之。

乙巳，敕：「朕二名，但不連稱，皆無所避。」

戊申，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。

李繼曮至華州，聞洛中亂，復歸鳳翔；帝為之誅柴重厚。

高季興表求夔、忠、萬三州為屬郡，詔許之。

安重誨恃恩驕橫，殿直馬延誤衝前導，斬之於馬前，御史大夫李琪以聞。秋，七月，重誨白帝下詔，稱延陵突重臣，戒諭中外。

於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雲作亂，帝遣使按驗得實，辛酉，斬可洪於都市，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，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。

壬申，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，轉對奏事。

契丹主攻勃海，拔其夫餘城，更命曰東丹國。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，號人皇王，以次子德光守西樓，號元帥太子。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。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，慟哭曰：「我朝定兒也。吾方欲救之，以勃海未下，不果往，致吾兒及此。」哭不已。虜言「朝定」，猶華言朋友也。又謂坤曰：「今天子聞洛陽有急，何不救？」對曰：「地遠不能及。」曰：「何故自立？」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，契丹主曰：「漢兒喜飾說，毋多談！」突欲侍側，曰：「牽牛以蹊人之田，而奪之牛，可乎？」坤曰：「中國無主，唐天子不得已而立；亦由天皇王初有國，豈強取之乎！」契丹主曰：「理當然。」又曰：「聞吾兒專好聲色游畋，不恤軍民，宜其及此。我自聞之，舉家不飲酒，散遣伶人，解縱鷹犬。若亦效吾兒所為，行自亡矣。」又曰：「吾兒與我雖世舊，然屢與我戰急，於今天子則無怨，足以修好。若與我大河之北，吾不復南侵矣。」坤曰：「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。」契丹主怒，囚之，旬餘，復召之，曰：「河北恐難得，得鎮、定、幽州亦可也。」給紙筆趣令為狀，坤不可，欲殺之，韓延徽諫，乃復囚之。

丙子，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，廟號莊宗。

丁丑，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，謀作亂，已討擒之。

己卯，置彰國軍於應州。

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豆盧革、韋說奏事帝前，或時禮貌不盡恭；百官俸錢皆折估，而革父子獨受實錢；百官自五月給，而革父子自正月給；由是眾論沸騰。說以孫為子，奏官；受選人王參賂，除近官。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，革、說覆奏。希甫恨之，上疏言「革、說不忠前朝，阿庚取容」；因誣「革強奪民田，縱田客殺人；說奪鄰家井，取宿藏物。」制貶革辰州刺史，說潞州刺史。庚辰，賜希甫金帛，擢為散騎常侍。

辛巳，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，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，謂曰：「我今寡居，汝不可不效我。」又集其夫泣問曰：「汝思先帝乎？」對曰：「受先帝恩，豈得不思！」曰：「果思之，宜往見之。」遂殺之。

癸未，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，韋說夷州司戶。甲申，革流陵州，說流合州。

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，閱庫中，得鎧甲二十萬，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，凡萬六千人，營於牙城內外。

八月，乙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亥，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，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，將其眾發夫餘城。

初，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、右驍衛等六營，凡三千人；步兵分左、右寧遠等二十營，凡二萬四千人。庚寅，孟知祥增置左、右衝山等六營，凡六千人，營於羅城內外；又置義寧等二十營，凡萬六千人，分戍管內州縣就食；又置左、右牢城四營，凡四千人，分戍成都境內。

王公儼既殺楊希望，欲邀節鉞，揚言符習為治嚴急，軍府眾情不願其還。習還，至齊州，公儼拒之，習不改前。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為帥，詔除登州刺史。公儼不時之官，托雲軍情所留，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，聚兵淄州，以圖攻取，公儼懼，乙未，始之官。丁酉，彥威至青州，追擒之，並其族黨悉斬之，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。其子熙載將奔吳，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，穀送至正陽，痛飲而別。熙載謂穀曰：「吳若用吾為相，當長驅以定中原。」穀笑曰：「中原若用吾為相，取吳如囊中物耳。」

庚子，幽州言契丹寇邊，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御之。

九月，壬戌，孟知祥置左、右飛棹兵六營，凡六千人，分戍濱江諸州，習水戰以備夔、峽。

癸酉，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複姓趙，從之，仍賜名德鈞。德鈞養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，故德鈞成蒙親任。延壽本蒋令劉郛之子也。

加楚王殷守尚書令。

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，欲立之，至西樓，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，謂諸奠長曰：「二子吾皆愛之，莫知所立，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。」酋長知其意，爭執德光轡歡躍曰：「願事元帥太子。」後曰：「眾之所欲，吾安敢違？」遂立之為天皇王，突欲慍，帥數百騎欲奔唐，為邏者所遏；述律后不罪，遣歸東丹。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，國事皆決焉。太后復納其侄為天皇王后。天皇王性孝謹，母病不食亦不食，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，母揚眉視之，輒懼而趨避，非復召不敢見也。以韓延徽為政事令。聽姚坤歸覆命，遣其臣阿思沒骨餕來告哀。

壬午，賜李繼曮名從曮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朔，初賜文武官春冬衣。

昭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王延翰，驕淫殘暴，己丑，自稱大閩國王。立宮殿，置百官，威儀文物皆仿天子之制，群下稱之曰殿下。赦境內，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。

靜難節度使毛璋，驕僭不法，訓卒繕兵，有跋扈之志，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度副使以察之。壬辰，徙璋為昭義節度使。璋欲不奉詔，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，久之，乃肯受代。

庚子，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時來奔。初，文進為契丹守平州，帝即位，遣間使說之，以易代之後，無復嫌怨。文進所部皆華人，思歸，乃殺契丹戍平州者，帥其眾十餘萬、車帳八千乘來奔。

初，魏王繼岌、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，聽以金銀繒帛充，晝夜督責，有自殺者，給軍之餘，猶二百萬緡。至是，任圜判三司，知成都富饒，遣鹽鐵判官、太僕

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。甲辰，季良至成都。蜀人欲皆不與，知祥曰：「府庫他人所聚，輸之可也。州縣租稅，以贍鎮兵十萬，決不可得。」季良但發庫物，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。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，擁強兵，恐久而難制；又知祥乃莊宗近姻，陰欲圖之。客省使、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，必能制知祥；己酉，以嚴為西川都監，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。李嚴母賢明，謂嚴曰：「汝前啟滅蜀之謀，今日再往，必以死報蜀人矣。」

舊制，吏部給告身，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。喪亂以來，貧者但受敕牒，多不取告身。十一月，甲戌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：「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，豈可使其人初不之睹！」敕文班丞、郎、給、諫，武班大將軍以上，宜賜告身。其後執政議，以為朱膠綾軸，厥費無多，朝廷受以官祿，何惜小費！乃奏：「凡除官者更不輸錢，皆賜告身。」當是時，所除正員官之外，其餘試銜、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，及長興以後，所除浸多，乃至軍中卒伍，使、州、鎮、戍胥史，皆得銀青階及憲官，歲賜告身以萬數矣。

閩王延翰蔑棄兄弟，襲位才逾月，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。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，采擇不已。延鈞上書極諫，延翰怒，由是有隙。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，延翰與書使之采擇，延稟覆書不遜，亦有隙。十二月，延稟、延鈞合兵襲福州。延稟順流先至，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，兵敗，陶自殺。是夜，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，梯城而入，執守門者，發庫取兵仗。及寢門，延翰驚匿別室；辛卯旦，延稟執之，暴其罪惡，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，告諭吏民，斬於紫宸門外。是日，延鈞至成南，延稟開門納之，推延鈞為威武留後。

癸巳，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庚子，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，時朝遷方匱乏，賴此以濟。

是歲，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，朝命不通，改元寶正；其後復通中國，乃諱而不稱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天成二年（丁亥，公元九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帝更名亶。

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，惡之；或請奏止之，知祥曰：「何必然，吾有以待之。」遣吏至綿、劍迎候。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，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，壬戌，以西川節度副使、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，趣之上道，然後表聞。嚴先遣使至成都，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，冀其懼而自回，乃盛陳甲兵以示之，嚴不以為意。

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，謂其諳練故事，知朝士行能，多聽其言。豆盧革、韋說既得罪，朝延議置相，循意不欲用河北人，先已薦鄭玨，又薦太常卿崔協。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；鄭玨素惡琪，故循力沮之，謂重誨曰：「李琪非無文學，但不廉耳。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，足以儀刑多士矣。」它日議於上前，上問誰可相者，重誨以協對。圜曰：「重誨未悉朝中人物，為人所賣。協雖名家，識字甚少。臣既以不學忝相位，奈何更益以協，為天下笑乎！」上曰：「宰相重任，卿輩更審議之。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，與物無競，此可相矣。」既退，孔循不揖，拂衣徑去，曰：「天下事一則任圜，二則任圜，圜何者！使崔協暴死則已，不死會須相之。」因稱疾不朝者數日，上使重誨諭之，方入。重誨私謂圜曰：「今方乏人，協且備員，可乎？」圜曰：「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，是猶棄蘇合之丸，取蛄蜣之轉也。」循與重誨共事，日短琪而譽協，癸亥，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議郎、同平章事。協，邠之曾孫也。

戊辰，王延稟還建州，王延鈞送之，將別，謂延鈞曰：「善守先人基業，勿煩老兄再下！」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。

庚午，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系囚。

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，一日謁知祥，知祥謂曰：「公前奉使王衍，歸而請兵伐蜀，莊宗用公言，遂致兩國俱亡。今公復來，蜀人懼矣。且天下皆廢監軍，公獨來監吾軍，何也？」嚴惶怖求哀，知祥曰：「眾怒不可遏也。」遂揖下，斬之。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，知俊大懼，知祥指嚴屍謂曰：「昔嚴奉使，汝為之副，然則故人也，為我瘞之。」因誣奏：「嚴詐宣口敕，雲代臣赴闕，又擅許將士優賞，臣輒已誅之。」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，至鹿頭關，聞嚴死，奔還。朱弘昭在東川，聞之，亦懼，謀歸洛；會有軍事，董璋使之入奏，弘照偽辭然後行，由是得免。

癸酉，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，充河南尹，判六軍諸衛事。從厚，從榮之母弟也。從榮聞之，不悅。

己卯，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，孔循同平章事。

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，御史彈之，再用恃功不服。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，退而自劾，吳王優詔不問。知誥固請奪一月俸；由是中外肅然。

契丹改元天顯，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。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，後輒謂曰：「為我達語於先帝！」至墓所則殺之，前後所殺以百數。最後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，思溫不行，後曰：「汝事先帝嘗親近，何為不行？」對曰：「親近莫如后，后行，臣則繼之。」後曰：「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，顧嗣子幼弱，國家無主，不得往耳。」乃斷一腕，令置墓中。思溫亦得免。

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，二月，戊子，以震為河北道副招討，領寧國節度使，屯盧台軍。代泰寧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。

庚寅，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。

丙申，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，既至，遣使族誅之。高季興既得三州，請朝廷不除刺史，自以子弟為之，不許。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，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，殺戍兵而據之。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，不受；又遣兵襲涪州，不克。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，浮江而下，季興殺珙等於峽口，盡掠取之。朝廷詰之，對曰：「珙等舟行下峽，涉數千里，欲知覆溺之故，自宜按問水神。」帝怒，壬寅，制削奪季興官爵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、知荊南行府事，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，將步騎四萬討之。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，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，將蜀兵下峽，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。

三月，甲寅，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。

丙辰，初置監牧，蕃息國馬。

初，莊宗之克梁也，以魏州牙兵之力；及其亡也，皇甫暉、張破敗之亂亦由之。趙在禮之徙滑州，不之官，亦實為其下所制。在禮欲自謀脫禍，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，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，趙進貝州刺史，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；以皇子從榮鎮鄴都，命宣

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，且制置鄴都軍事。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，使軍校龍晫部之，戍盧台軍以備契丹，不給鎧仗，但系幟於長竿以別隊伍，由是皆俛首而去。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，軍中籍籍，已有訛言；既至，會朝延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，訛言益甚。房知溫怨震驟來代己，震至，未交印。壬申，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、齊州防禦使安神博於東寨，知溫誘龍晫所部兵殺震於席上，其眾噪於營外，安審通脫身走，奪舟濟河，將騎兵按甲不動。知溫恐事不濟，亦上馬出門，軍士攬其轡曰：「公當為士卒主，去欲何之？」知溫給之曰：「騎兵皆在河西，不收取之，獨有步兵，何能集事！」遂躍馬登舟濟河，與審通合謀擊亂兵，亂兵遂南行。騎兵徐踵其後，部伍甚整。亂者相顧失色，列炬宵行，疲於荒澤，詰朝，騎兵四合擊之，亂兵殆盡，餘眾復趣故寨，審通已焚之，亂兵進退失據，遂潰。其匿於叢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二。范延光還至淇門，聞盧台亂，發滑州兵復如鄴都，以備奔逸。

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，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；甲戌，至成都。

劉訓兵至荊南，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。高秀興堅壁不戰，求救於吳，吳人遣水軍援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寅，敕盧台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。敕至鄴都，闔九指揮之門，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窯，悉斬之，永濟渠為之變赤。朝廷雖知房知溫首亂，欲安反仄，癸巳，加知溫兼侍中。

先是，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贇於晉陽，及鳳翔，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，止之，以聞，帝聽其歸蜀；丙申，至成都。

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，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。朝廷不得已，丁酉，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。李昊歸蜀，知祥以為觀察推官。

江陵卑濕，復值久雨，糧道不繼，將士疾疫，劉訓亦寢疾；癸卯，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，且審攻戰之宜。

五月，癸丑，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、守中書令、琅邪王。

孔循至江陵，攻之不克，遣人入城說高季興；季興不遜。丙寅，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

襲；丁卯，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，督饋糧於行營，竟不能得。庚午，詔劉訓等引兵還。

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，帝賜之駿馬十，美女二。過江陵，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，且請舉鎮自附於吳。徐溫曰：「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。高氏事唐久矣，洛陽去江陵不遠，唐人步騎襲之甚易，我以舟師溯流救之甚難。夫臣人而弗能救，使之危亡，能無愧乎！」乃受其貢物，辭其稱臣，聽其自附於唐。

任圜性剛直，且恃與帝有舊，勇於敢為，權幸多疾之。舊制，館券出於戶部，安重誨請從內出，與圜爭於上前，往複數四，聲色俱厲。上退朝，宮人問上：「適與重誨論事為誰？」上曰：「宰相。」宮人曰：「妾在長安宮中，未嘗見宰相、樞密奏事敢如是者，蓋輕大家耳。」上愈不悅，卒從重誨議。圜因求罷三司，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。鵠，魏州人也。

六月，庚辰，太子詹事溫輦請立太子。

丙戌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。

己丑，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。

壬辰，貶劉訓為檀州刺史。

丙申，封楚王殷為楚國王。

西方鄴敗荊南水於峽中，復取夔、忠、萬三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